

政府搭台,社会唱戏

广州公益创投的本土化之路

■ 罗苑

第六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正在进行项目征集,资助总额为 2240 万元,与去年持平。截至 2018 年 10 月上旬,共收到申报项目 319 个,申报的资助金额达 5470 万元。

而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广州市第五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上,主办方广州市民政局公布了资助名单,共有 162 个项目入选,资助金额 2240 万元。第五届公益创投首次探索“党建+公益”模式,主办方引导和鼓励创投主体成立党支部,将党建工作融入创投项目中。

国内各市实施公益创投的玩法不一,而广州的做法是,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额不超过 30 万。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公益创投其实是一种“部分资助”。按照规定,入选项目需要自筹不低于项目总预算 40% 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假如某机构需要 10 万元运作一个公益项目,福彩公益金出 6 万,剩下的 4 万以及机构的行政管理成本,均由公益组织自行筹措。

这样的做法旨在撬动社会资本,并推动本土公益组织开拓市场。据统计,广州自从 2014 年举办首届公益创投至今,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 1 亿元,资助创投项目 696 个,撬动社会配套资金 6438 万元。

在历届入围的公益创投项目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类占大多数。这与国内其它地方政府主办的公益创投类似,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地方政府主办公益创投,创投资金多来自福利彩票公益金,而福彩公益金的使用须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社会组织唱主角

“草根”是广州公益的一大特色。在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案例中,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以下简称“金丝带”)颇具代表性。这家致力于为癌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的草根 NGO 自 2014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分别拿到 15.7 万、9.8 万、10.3 万元。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去年拿到了 5 万左右的创投资金。“资金虽不高,但我们以后找其他筹资起到了背书的作用。”副总干事关淑凡表示,“毕竟是经过专家评委挑选、得到政府认可的项目。”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曾获得广州公益创投顶格 30 万的资助,理事长吴治平发现,各区街道听说他们是政府资助的项目,都抢着要她到自己的辖区选点。“一个公益组织想直接到本地社区开展服务,要说服街道居委会支持相对困难。但拿到政府资助的项目,相当于有了通行证。”吴治平说。

连续数年的公益创投让一批本土社会组织有了显著的成长。以金丝带为例,这家由患儿家长发起,在成立多年后依然受困于资金问题的民间公益机构,在连续三年获得创投资金的支持后,今年已有了“单飞”的能力。

2017 年的创投资助名单里,“老熟人”金丝带不再榜上有名。那年年初,已初具品牌的金丝带在淘宝网上线了公益宝贝这一筹款计划,在半年时间里成功筹得了 150 多万元。罗志勇说:“资金已经够用了,所以没有再参加

创投。”

金丝带这样的机构在广州不是个案,他们小而独立,乐于与政府合作,却不依赖政府,他们有的在广州公益创投的计划之中,有的在视野范围之外,往往自主地开展公益活动,将政府视为其中一个资助方。

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兰萍看来,相比国内其它城市,广州的社会组织成熟度较高,城市公益氛围较好,公益创投采取“60%政府资助+40%组织自筹”的方式是一种本土化的选择。

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

坊间常拿“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创投”做对比,有媒体认为,广州公益创投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升级版”。

对此,广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军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政府购买服务,主动权在政府,政府定需求,然后找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而公益创投是反过来的,社会组织设计服务项目,政府认可则为其提供资助。“一个是政府主动,一个是社会主动。”

当业界在讨论由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的异同时,实际上是在讨论这种模式背后的政社关系。

2014 年,首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举办。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平台跳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单一思维,开始探索政社之间“共创共投”的新模式——民政部门从一线退出,转为投入资金等支持,扶持广州社会组织,让其走到台前,面向公众,独立成长。

事实上,对比国内许多兄弟



金丝带中心的义工在探访患病儿童(图片据《善城》杂志)

城市,广州公益创投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略显“苛刻”。自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项目总预算 40%,且不包括机构行政经费,这对于许多赢弱的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此,王福军表示,没有采用全额资助,正是跟“公益创投”的理念有关,“政府只提供启动资金,还有一部分要由创投主体去争取。”王福军认为,社会组织必须学会向社会要资源,形成自己的造血能力。

借助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将这个模式总结为“1+1+1>3”,即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来打造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政社之间,不是伙计是伙伴

关于广州公益创投的模式,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健有一段很有趣的论述:

“很多时候社会组织经常抱怨,政府给我那点钱,根本不够我干活,但是你要注意,政府是

补贴给你,不是完全帮你买单,这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现在想抽一包烟,我让你帮我去买,这包烟 10 块钱,我不仅要给你 10 块,我可能还要给你一些跑腿费;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想抽一包烟,我来补贴给你,这包烟 10 块钱,我可以给你 10 块,我也可以给你 6 块,因为这是你要抽的烟,不是我要抽的烟。”

按李健的说法,广州公益创投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类似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产业补贴政策。政府鼓励本土的公益组织“抽自己想抽的烟”——找到社会痛点,并自主开展行动——如果这些行动刚好为政府所认可,那就给补贴,以资鼓励。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说:“广州做公益创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把营造社会气氛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广州市一百零八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叶峰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广州公益创投的最大作用在于让公益从业人员能够更有信心地去做公益。

(据《善城》杂志)

探索农村养老新思路

“泰康溢彩互助幸福院”正式启动

2019 年 1 月 28 日,“泰康溢彩互助幸福院”入住仪式在延安市宝塔区麻洞川乡赵台村举行。当地 16 位老人喜迁新居,开启了养老新生活。

据介绍,2017 年 8 月,泰康保险集团启动了泰康溢彩公益计划,旨在通过赋能和扶贫两种模式资助全国养老院、敬老院,

帮助更多老人安享幸福生活。一年多来,溢彩公益计划已在全国捐助 25 家养老机构,改善 4000 多名老人的生活条件。

现场,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溢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应惟伟,受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委托,代表泰康保险集团和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向入住

的老人送上了诚挚的祝福。谈到为何捐助“互助幸福院”,他表示,这种互助式的养老打破了完全依靠政府的养老模式,解决了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医疗需求和社交需求,为农村老人养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做出了新的探索。

他谈道,这与泰康溢彩公

益计划设立的初衷不谋而合。因此,2018 年 6 月,溢彩公益计划向麻洞川乡政府捐助 100 万元修建 10 孔窑洞,希望为改善当地老人的生活状况尽一点绵薄之力,更希望将这种养老的新思路、新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老人安享快乐、幸福的晚年。

据悉,2019 年,泰康还将建立“溢彩先锋”志愿者队伍,动员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溢彩公益生态中来,将志愿服务常态化,为老人带去更多陪伴和关怀。

记者了解到,此次入住的老人均是当地村民,他们中间年龄大的有 80 岁,年龄小的也有 60 岁。有老人表示,由于家中住房年久失修加上受此前降雨影响等原因,窑洞已经不能入住,在入住互助院之前,一直借助在村里人家的窑洞。此次由企业捐建

的互助院及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和养老问题。

另外,由于有些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缺乏亲人照料,入住互助院也能让老人之间互相照应,互相陪伴,使得老人精神上有所依托。记者看到,泰康保险集团还向入住的老人统一捐赠了衣柜、沙发、茶几等生活所需家具物品,生活用水及用气等问题也都得到了很好地安排,为老人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

延安市宝塔区区委常委马志向泰康保险集团表示感谢,他表示,泰康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利用其在养老社区的管理经验、照护经验和专业技术优势,帮助延安革命老区的养老机构提升硬件水准和服务能力,是对延安政府养老工作的重要补充,更对社会各界共同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皮磊)



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溢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应惟伟在入住仪式上致辞



窑洞外景